

第四十節个隱藏歷史——第三十一號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

Jeff Pippenger

2026-09-20

上一篇文章以箇段落结束,原文写道:“313年个盟约婚姻,表明教皇权势同美国——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个王当中个首要之王;一箇两角个权势,预表于法国个两角权势——最后一回个盟约婚姻,自496年克洛维开始、并最终导向533年查士丁尼个谕令以及538年教皇制度即位个段历史,表明1989年至星期日法令个历史。”

罗纳德里根乃预表于496年个克洛维,唐纳德·特朗普乃预表于533年个查士丁尼。查士丁尼个谕令,乃系勒教皇制于538年登上宝座前五年颁下个;米兰敕令,乃系勒321年头一条星期日法令前八年颁下个。此两项——诏令搭敕令——齐相吻合,作为先于星期日法令个路标。

里根

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1870年9月20日)。教皇国作为一个领土国家不复存在,教皇庇护九世遂成为“梵蒂冈囚徒”。由于再无任何被承认为主权国家的教皇领土,美国(与许多别个国家一样)也就弗再同教皇作为世俗统治者维持正式个外交关系。到1951年10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提名马克·W·克拉克将军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许多新教教会同组织随即提出强烈反对,伊拉主张此项任命违反了教会同国家分离个原则。到1952年1月,克拉克将军撤回了伊个提名。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里根总统罗纳德里根搭约翰·保禄二世教宗正式同意,建立美国搭圣座之间个全面外交关系。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威廉·A·威尔逊(伊先前已经担任里根个私人代表)递交国书,成为美国派驻圣座个头一任大使。

自1951年到1984年个三十三年当中,新教对天主教个抵抗消散脱了。公元496年替教皇制度站立个“膀臂”,借着克洛维斯预表1984年个里根,一直延续到1989年。克洛维斯所代表个,是把拦阻教皇制度重新兴起掌权个宗教(异教)挪开;到1984年,新教对教皇制度兴起个抵抗也已经被除去。“常献个祭”(异教)已经被除去,而保罗把异教对教皇制度之抵抗被除去,称作“一次离道反教”。

由君士坦丁大帝所表征、并由公元313年至538年个历史所代表个妥协象征性教会,表明了一段教会向世俗妥协、自身败坏并背道离弃个时期。由“508”所代表个宗教,先前原是拦阻教皇权势侵袭个,预表了美国新教徒个背道离弃。里根由克洛维所代表。496年,克洛维将伊个“权柄”交给教皇制,因此预表了喺里根执政年代完成个“唔圣洁个联盟”。克洛维也代表了喺508年对“常献祭”个除去。508预表1984年。

“外教搭基督教个妥协,造成预言里所讲个‘罪恶个人’个发展;伊是反对上帝、并且把自家抬得高过上帝个。阿一套庞大个假宗教制度,是撒但权势个杰作——也是伊想坐上宝座、照伊自家意思统治全地所作努力个纪念碑。”《善恶之争》,50。

里根曾经1983年一篇演讲里向苏联称作“邪恶帝国”，并且把无神论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深重道德搭灵性威胁。伊塔若望·保禄二世结成了亲密个人搭政治伙伴关系，共同反对苏联共产主义。两个人都是用道德、甚至天意个角度来看这一场斗争；里根私下里讲过有一个“神圣计划”要把共产主义推倒。里根对法蒂玛显现有所关注（即“俄罗斯会传播伊个谬误”个警告），而且这两位领袖还谈起过伊拉共同个感受：上帝饶恕并保全了伊拉个性命（两个人伊1981年挨过刺杀而生还），是为了一项目个，且这项目个搭战胜共产主义有关。

基督个门徒

里根系基督门徒会派里向大个个；该派个创始前辈直截了当地教导，讲天主教个教宗就是敌基督。亚历山大·坎贝尔，作为基督门徒会教会早期最显著个领袖，一再认定教皇制度就是敌基督。伊啲辩论搭写作当中主张，《但以理书》第7章个小角、《启示录》第13章个兽，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个大罪人，统统都指向罗马个教宗。伊还啲公开辩论当中使用这些认定（包括1837年同天主教主教约翰·B·珀塞尔个辩论）。巴顿·W·斯通称教宗个政权为真正个敌基督同“大罪人”。沃尔特·斯科特（该运动另一位早期布道家）写道，啲个大罪人，就是罗马教宗，要啲基督教会里兴起，并且自高自大，超过上帝。

里根个母亲 Nelle，系基督门徒会个虔诚会友，也系伊童年辰光里向伊宗教方面个主要影响。里根十一岁辰光，在伊利诺伊州迪克森个基督门徒会教堂受洗，少年辰光也一直积极参与堂会事奉（包括教主日学）。伊后来就读于 Eureka College，该校系同基督门徒会有隶属关系个学院。

“凡对圣言个理解发昏、看勿明白敌基督个意思个人，定规会把自家摆勒敌基督一边。阿拉现辰光一点辰光也冇没，去同世界掺和一气。”《Kress Collection》，105。

里根所预表个，是克洛维，也包括君士坦丁大帝个妥协。里根也是自一九八九年末时以来末后八位总统当中个头一位。作为末后八位总统里向个头一位，伊预表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也像里根一样，对教皇制度真正个目的，以及教皇制度究竟是啥人，存勒极深个混乱。

两个人若弗同心，哪能一道行走？阿摩司书 3:3。

《但以理》第十一章里向第六桩、也是末后一桩条约婚姻，是出现拉1989年“末时”开始个历史当中，并结束于唐纳德·特朗普个历史。

“现时美国为着要叫教会个制度搭做法得着国家个扶持所展开个活动里，抗罗宗人正是踏着天主教徒个脚踪。弗单如此，伊拉还在替教皇制开门，叫伊能重新在新教个美国夺回伊在旧世界所失脱个霸权。”《善恶之争》，573。

三一三年个婚约同《米兰敕令》搭五三三年个历史是相对应个；而且，查士丁尼在五三三年所颁个敕令，还要再一趟由一个自称是基督教个政权来实行；伊末再也弗懂得：拿教皇个权势认作一个基督教机构，往轻里讲，已经是自相矛盾；往重里讲，便是致命个迷惑。

教會搭政權

公元前457年，亚达薛西第三道谕令，使该国在政治同宗教两方面个权柄一并恢复国家主权。

“以斯拉啊,照依手里

神赐拔依个智慧,设立官长同审判官,叫伊拉审判河西一带个众百姓,就是一切晓得依神律法个人;弗晓得个,依要教训伊拉.凡弗遵行依神律法,搭王个律法个人,就当急速按审判加勒伊身浪,或判死罪,或流放,或抄没家产,或下监.”以斯拉记 7:25, 26.

第三道诏令赐下权柄,叫人得以按神个律法同王个律法执行审判搭刑罚.该道诏令标明了二千三百年预言个开端;到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此项预言告终,其时基督忽然来到伊个圣殿.伊也标明了一段二百五十年预言个开端;此段预言于公元前二〇七年结束,处勒公元前二一七年拉非亚之战搭公元前二〇〇年帕纽姆之战之间个历史当中.公元前四五七年民政搭宗教主权两者个恢复,指明一个双重个阿尔法;此双重阿尔法寻着两个欧米伽式个应验.此两个欧米伽式个应验都代表一扇关闭个门;一扇是为新教个角,另一扇是为共和党个角.

头一个两千三百年个预言,表明是上帝个律法;两百五十年个预言,表明是君王个律法.者两条预言,指出《启示录》第十三章地兽身浪新教个角搭共和主义个角.地兽个共和主义之角,安放勒《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当中.拉非亚搭帕尼恩之间十七年个时期,给主前四五七年第三级诏令之双重预言当中个一只角所交切.者双重个预言,既指出末后立约子民个审判,也指出者班立约子民所扎根之国度个审判.

伊对亚伯兰讲:“尔总归要确晓,尔个后裔要寄居勒别人个地里,勿是伊拉自家个;伊拉要服事彼邦人,彼邦人要苦待伊拉四百年.并且伊拉所服事个彼一国,我也要审判;后来伊拉必带牢许多财物出来.”创世记 15:13, 14.

勒以西结书里向,1844年10月22号预表公元前573年10月22号.一个日脚表明查案审判个开头,另一个日脚表明禧年号角个吹响,既是在审判过程个起头,也是在其终结辰光.两个日脚相对齐,而且两者都表明一道关闭个门.1844年代表圣所外间个门关闭,因为基督已经进入至圣所.公元前573年表明人类恩典时期个终了;那些已经蒙救赎个罪奴,得着伊拉个自由,并得着一片新地居住.

倘若伊挪格辰光里弗曾蒙赎,到禧年个辰光,伊连同伊个儿女总要出去.因为以色列子民归我做仆人;伊拉是我个仆人,就是我领伊拉出埃及地个.我是耶和华——挪拉个上帝.利未记 25:54, 55.

兩個十月二十二號,儕表明將要臨到个星期日法之關閉个門.賜昇復臨信仰个恩典時期,起首於一八四四年,止息於將要臨到个星期日法;賜昇美利堅合眾國个恩典時期,也同樣止息於將要臨到个星期日法.兩個結局,儕與十月二十二號所見證个兩樁事相符合:二千三百年搭兩百五十年.

拉非亚搭巴纽姆之间个历史当中,终结于二百五十年个辰光,把此两场争战个时期分作两个象征个数字;此两个数字合起来,各有其独特个意义.拉非亚之后十年——“拉非亚”个意思是边地——并且巴纽姆之前七年;巴纽姆乃是一场打勒平原浪、并以围困告终个争战.十搭七作为象征,借着几位见证人指认出龙个权势.公元前二百零七年,把特朗普——地兽个象征——安放勒《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搭第十五节之间,先知性地预备其要讲说如同龙一样;此乃由数字十搭数字七个结合所表明.

十七也带有预表个层意思,伊把拉斐亚到帕尼翁个历史范围,从帕尼翁再向后推开,也向拉斐亚之前伸开.托勒密王朝埃及个王托勒密四世·菲罗帕托,自主前221年到主前204年作王;伊来

主前217年个拉斐亚,打败了安条克·马格努斯。托勒密来拉斐亚之前就已经登位,伊一共作王“十七”年。数字十七代表一个历史时期,个时期起头来拉斐亚之前,延伸过帕尼翁之战同西顿围城,一直到330年所预表个人类恩门关闭个终点。关于士每拿教会个两百五十年预言,起头来64年,结束于313年个《米兰敕令》同婚约条约。

君士坦丁大帝表号别迦摩教会个历史,而此段历史起于三一三年,终于五三八年。自三一三年、二百五十年预言终结之后个头十七年,具有三个路标。三一三年是《米兰敕令》,三二一年是第一道星期日法,而帝国个分裂则以三三〇年为标记。三三〇年表号最终个星期日法,伊标明人类恩门关闭。故此,十七个数字起于拉非亚之前,并终于帕尼乌姆与西顿军事战役之后良久。《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表号美国个星期日法。

士每拿个预言指出了围困个记号;伊正是以西结警告信息个中心。主日法之前个路标,借着耶路撒冷毁灭个两幅表号来表现,就是围困;但伊也就是《米兰敕令》,由此开始形成兽个像。

到围困个辰光,会有一场盟约婚礼个行列发生。伊是自里根开始个婚礼行列个分形,正如四九六年个克洛维所预表个一样;不过,直达到婚姻个末后行列,是从围困开始个,并且同五三三年查士丁尼个敕令、以及三一三年《米兰敕令》相对齐。两只路标都先于星期日法。三一三年先于三二一年头一条星期日法;五三三年个敕令,也先于五三八年奥尔良第三次会议上个星期日法。某一种立法会应验查士丁尼敕令同《米兰敕令》两者个预言特征,同时,也会设立某一种象征性个盟约婚姻。

迭道命令一经发出,阿拉再来预备就已经忒迟了,因为宽容个门向新教个角已经关起,就像当初埃及逾越节辰光关起一样确实。自迭以后,礼拜日法——下一道路标——所表明个勿单是兽像已经完全形成,而且也表明兽印个强制施行。礼拜日法标志着共和党个角、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里个地兽,宽容时期个终结,确实得像逾越节以后法老同伊个军兵死勒红海里一样。

到公元前207年结束个两百五十年,指认唐纳德·特朗普,由安条克·马格努斯所预表,正在为即将到来个战役作准备;此战役起于帕尼乌姆平原,终于西顿个围困。帕尼乌姆之战以后,托勒密方面个统帅、埃托利亚人斯科帕斯,带了约一万名幸存个兵卒逃进西顿城。安条克追赶伊,对西顿施行“围困”。亚历山大里亚个托勒密政府差遣援军前来解围,不过失败了。斯科帕斯因面对饥荒,只好把城交出来。安条克准许斯科帕斯离开;后来斯科帕斯回到埃及,最终因叛国同侵吞公款个罪名被处死。西顿个围困,在帕尼乌姆以后,完成了安条克对科埃勒-叙利亚个征服。

怀爱伦姊妹把乌利亚·史密斯个书《但以理同启示录》称作“上帝个帮助之手”。史密斯喙但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四同十五节个注释里,指出安条克个两步征战。

“埃及个年轻国王个教养,罗马元老院托付给 M. Emilius Lepidus;伊便派亚里士多门尼斯——该朝廷里一位年老而有经验个大臣——做伊个监护人。伊头一桩举动,便是预备防范那两位结盟个君王腓力同安条克所威胁个入侵。

“为此,伊差派斯科帕斯——一位有名个埃托利亚将军,当时正替埃及人效力——到伊个本乡去征募援兵,来增补军队。伊整备好一支军队之后,就进军巴勒斯坦搭科伊勒叙利亚(彼时安条克正在小亚细亚搭阿塔罗斯交战),并且使整个犹太全都归服于埃及个权柄之下。

“阿样一来,事体就摆成了应验眼前这一节经文个样子.因为安提阿古听了罗马人个命令,停脱了伊同阿塔罗斯个战争,马上采取迅速个行动,要从埃及人手里收复巴勒斯坦同科勒叙利亚.司哥巴奉差出去抵挡伊.两支军队勒约但河源头附近相遇.[Panium] 司哥巴败脱,给追到西顿,并勒该地给严密围困.埃及最能干个三个将军,带着伊拉顶好个兵力,奉差来解围,总归弗成功.到末后,司哥巴遇着了一个伊无没法对付个仇敌,就是饥荒那枯槁而又捉摸弗着个幽灵,只好被迫投降,所得个羞辱条件不过是保全性命;于是伊同伊个一万人马,蒙准离开,给剥得精光,赤身露体.勒此就见着北方个王攻取最坚固个城邑;因为西顿无论就地势或就防御来讲,都是当时最强固个城之一.勒此也见着南方个兵力抵挡弗住,同时也见着南方个王所拣选个人民失败;就是司哥巴同伊个埃托利亚军队.”《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57, 258.

二百五十年、止于公元前207年个预言,所指明个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另一则二百五十年个预言,终止于313年,届时东西方借联姻立约,并颁布《米兰敕令》,所指明个乃是美国兽像个形成.别迦摩教会自313年开始,表明了一段历史:基督教借着与异教宗教妥协而发生背道,此事乃在教皇权势登上宝座之前.别迦摩同313年,预表由美国兽像形成所表明个妥协.伊所代表个,就是基督教与教皇罗马之间个妥协;因为天主教个宗教,无非就是披着基督教机构外衣个异教而已.自1776年开始、并于今年结束个二百五十年预言,也是在论到美国.是以,全部三个二百五十年个预言,都涉及《启示录》第十三章地兽个某一预言层面,并且三个预言都终止于数字十七所代表个预言线之内.

礼拜日法案就係美国像一条龙个样子开口讲话个辰光,而一个国家个“讲话”,就是伊立法同司法当局个行动.

「一个国家个‘讲闲话’,就是伊立法搭司法当局个行动.」《善恶之争》,442.

特朗普既弗是司法当局,也弗是立法当局,所以那将要快到个星期日法,乃是由国会来成就个.然而,凡是替教皇权势提供扶助个行动,侪预表星期日法.五三三年个谕令,同三一三年个敕令,指出了那兽像形成时期个起头.其终局就是那将要快到个星期日法;并且耶稣常常用起头来说明末了,所以特朗普借着一项行政命令所作个行动,若向《圣经》预言里个敌基督提供任何“让步”,就要代表这场运动个阿尔法;这场运动只到俄梅夏才结束,那时美国“要这样弃绝其政府个原则,以致制定一条星期日法.”

“有许多,甚至连参与推动礼拜日强制推行个运动个人,也看勿清此种行动将来会带来个结果.伊拉勿看见,自家实在是直接打击宗教自由.有许多人从来勿曾明白《圣经》安息日个要求,也勿曾明白礼拜日制度所立脚个虚假根基.凡是赞成宗教立法个运动,实在就是向教皇制度让步;因为教皇制度在许多个世纪当中,一直不断地向良心自由争战.礼拜日遵守,作为所谓基督教制度,伊个存在原是出于‘不法个奥秘;’而对伊个强制推行,也就是变相承认那些正是罗马教主义最根本基石个原则.等到我国这样背弃伊政府个原则,立出礼拜日法律辰光,新教在此一行动当中,就要搭教皇主义携起手来;此事无非就是把生命赐给那种暴政——此种暴政长久以来一直急切窥伺机会,要再一趟跃出来,施行专制.”《教会证言》卷5,711.

任何“赞成宗教立法个运动,实在就是向教皇权让步个行为”,而且这些运动,发生勒将要快来到个礼拜日法之前.

“强逼敬拜该日个法令,必要传到普天下.到眼下为止,已经有有限个程度传出去哉.好几处地方,民政个权柄正在用龙个声音讲闲话,正像外邦个王对希伯来个被掳之人所讲个一样.” «Signs of the Times»,1897年5月6日.

阿拉下篇文章里向还要继续讲这些事体.